

圓不破

我妻誰

She Wo Qi Shei

上



重生有三好，小三全打跑，老公会教好，
一小撮恶势力，统统“炮灰”掉！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舍我 妻谁

She Wo
Qi Shei



上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舍我妻谁 / 圆不破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155-0715-6

I. ①舍… II. ①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7215 号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授权, 严禁任何
方式使用。

舍我妻谁 (上、下)

作 者	圆不破
责任编辑	胡 敏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4.75
字 数	68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715-6
定 价	56.00元 (全二册)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008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目 录

上

楔 子	001
第一章 有夫之妇	003
第二章 道不同不相为谋	013
第三章 真对不住	022
第四章 一个难题	032
第五章 绝对意外	041
第六章 解释就是掩饰	051
第七章 各怀心事	059
第八章 暗算与阴谋	069
第九章 不如不见	080
第十章 心凉如水	095
第十一章 七步为君	105
第十二章 女儿应识香	116
第十三章 十赌有九输	129
第十四章 前事终为何	147
第十五章 缘浅奈何天	162
第十六章 雪中送炭	177
第十七章 既来之则安之	191
第十八章 刁奴有恶主	203
第十九章 家事难断	216
第二十章 应对有真情	228
第二十一章 就是相信你	240
第二十二章 第三个东家	251
第二十三章 一场暴雨	263

目 录

下

第二十四章	怜惜因何起	273
第二十五章	天热易上火	287
第二十六章	身份与态度	298
第二十七章	正式的冲突	309
第二十八章	前事终了时	324
第二十九章	危险的插曲	335
第三十章	昔日姐妹	346
第三十一章	儿时渊源	358
第三十二章	合伙的方式	371
第三十三章	难得有情人	379
第三十四章	初一很纯良	389
第三十五章	大小姐的烦恼	397
第三十六章	贴心的媳妇	405
第三十七章	黑脸和白脸	417
第三十八章	夜长梦会多	429
第三十九章	迟来的消息	444
第四十章	婚礼进行时	461
第四十一章	一张绝密方	475
第四十二章	试探与阴谋	490
第四十三章	谁是受害者	503
第四十四章	翻脸就翻脸	515
第四十五章	远方来客	526

—————

楔子



三月初一，早春，微寒。

元楚怡刚刚拼尽全力撞了灵堂里的柱子，现下倒在地上，脑中又晕又沉。

“瑾娘，你说我们可有做得过分？”

生命流逝之时，她听见婆婆这么问。

“有什么过分？”叶瑾娘娇柔独特的声音淌过元楚怡的耳畔。声音软软的，柔柔的，由远而近，最终停于元楚怡的上方，“太嫂入门五年，不仅无法生育……还克死了哥哥和爹爹，我们让她自裁，而不是交给门外的叔伯们处置，已是对她尽义了。”

元楚怡怅然，叶瑾娘是她的小姑，小她两岁，三年前出嫁，偶尔回来探亲。那是一个看起来温和善良的姑娘，对谁都带着温柔的笑意，元楚怡甚至想过，如果有一天她死了，叶瑾娘或许是叶府中唯一一个会为她难过的人。

“况且……如果她不死，我叶家就会成为遥州最大的笑话。”叶瑾娘的声音无悲无喜。元楚怡万分怔忡，她……并非悲痛下的牺牲品，却只是一个笑话的借口而已！她突然想看看叶瑾娘现在的模样是否仍是那样温柔娇美。忽闻哥哥自尽、父亲猝死，此时又看着一个一身素缟，躺在血泊里的女人，叶瑾娘可有一丝紧张慌乱？可她的眼前越来越花，一些湿湿黏黏的液体从额上淌进她的眼里，凉得令人发颤。

曾几何时，她希望找到一个能保护她一生的良人，让她可以远离在娘家所受的

冷遇，为她遮风挡雨，让她浅尝温馨。这几乎是她全部的梦想，如果可以，她愿意用任何东西去换取一份温暖，可是她此生拥有得太少，就算献出全部，也只换来被逼身死的结局！

难道她错了？身为女子，遵三从四德，谨言慎行，低调度日，难道这些都错了？

可笑！可笑！她甚至高看了自己的死！她真想哭，却永远也没有那个机会了。她的魂魄飞出躯体，看着自己至死也没有闭上的眼睛，看着站在血泊前面色平静的叶瑾娘，看着叶夫人和她手上那串晶莹剔透的佛珠，还有灵堂外，那些赶来吊唁的各色人物，他们全都眼睁睁地看着她碰柱、倒地，却没人肯为她说一句话。

短暂的一生化为飞速进行的画面，重新品味，她渐渐懂了。

路是自己走的，就算她是笑话，也全因她生性懦弱可欺，让站就站，让坐就坐，让她死，她就乖乖去死！

原来今日的一切，都是她自作孽！

罢了罢了，此生已了，望来世……

第一章 有夫之妇



盼君楼，是遥州城内数一数二的大酒家，菜色齐全服务周到，又以醋椒鱼、紫酥肉、珍珠百合燕菜羹等八道名菜最为人称道，这些招牌菜每日限量出售，价钱也是居高不下，却是往来过客光顾必点佳肴。

此时尚未近午，盼君楼已门庭若市，除了一楼大堂的散客，更多的是各府小厮前来预订包间，进进出出的人多了，大堂里未免显得有些喧闹。

堂内靠窗的一张桌旁，坐着两人，其中一个面容清隽的男子饶有兴致的在环视四处，另一个胖子则微皱着眉头，不耐嘈杂，低声说：“韩兄，这里十分吵闹，我们还是去楼上雅间吧。”

那男子收回目光，带着歉意笑道：“在下第一次来遥州，又久闻这盼君楼的大名，想多看看，连累杜兄受扰了。”

胖子见他这么说，虽不合心意，却连忙客气一句，终是没有到楼上去。没一会儿，有小二过来告知他们醋椒鱼已被订光，胖子满脸惋惜，那男子却不以为意，笑道：“盼君楼八道名菜能得其七已是难得，况且盛名之物大多名过其实，若尝了失望反而扫兴。”

那胖子连连摆手说：“韩兄有所不知，别看醋椒鱼名字普通，却是盼君楼八菜之首，只接受当天预定，你这次吃不到，可真是可惜……”

男子脸上仍是温和笑意，却不再说什么，听着那胖子继续唏嘘，样子十分淡然。这时门口忽然起了一阵骚乱，又传来妇人的哭声，夹杂着不断的哀求，一时间

大堂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聚于此。盼君楼的掌柜忙从柜台后绕出来，连朝小二挥手，让他们轰人。

那妇人哪里肯走，哭声从低泣转为号啕，口中大叫：“元掌柜，求你行行好，把我儿子还给我！”

那男子以为妇人在求盼君楼的掌柜，不料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放手！”声音不大，声线也偏低，却压住了妇人的哭声，清楚的传到众人耳中，“你是什么人，为何来找我儿子？”

仔细看去，人群中说话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她身姿窈窕，面容清秀，却做男装打扮，几分爽利，掩盖了眉眼间的几分温婉。

那妇人有些紧张，嗫嗫半天，才哭着说：“我是赵老三的媳妇，他……那个天杀的……把儿子送到你的赌场里抵了赌债……”说到最后，那妇人已是涕泪齐下，“元掌柜，你行行好，把儿子还给我！”

元掌柜有些意外地想了想：“赵老三……”

一旁婢女模样的人忙凑到元掌柜耳边低语，元掌柜微一点头，目光扫向那妇人，神色未变，仍旧慢慢地道：“你也说了，你丈夫用孩子抵了赌债，我们早已银货两清，你现在来要孩子，是想白占我的银子？”

“不……不……”妇人跪倒在地，拉扯着元掌柜的衣摆，“元掌柜，你是好人！你是好人！银子我们会还的！”

“好人？”听到这两个字，元掌柜眼中闪动的分明是不耐烦之色，却笑笑，仍用悠然的语速说，“我叫元初一，但我从不吃斋念佛。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手上有你丈夫签的契书，就算告上官府，我也占个理字。你回去吧，这次的事我不追究。”

听到这里，那男子长眉拢起。如果那妇人有机会还钱，何必一口咬定要人家孩子抵账？遂向同伴问道：“这元掌柜是什么人？”

那胖子飞快地瞥了门口的人群一眼，又马上收回目光，谨慎地说：“她呀……”

才说了两个字，那妇人又大哭起来：“元掌柜，你与我说实话，我听说你要孩子去摆什么风水阵，是不是真的？”

男子闻言微诧，坐在他对面的胖子看他的样子便明白他的心思，小声道：“闲事莫管，我们惹不起她，只看着就是了。”

话音刚落，就见那元掌柜收起笑意，直直地看着那妇人，不知在想什么。半晌才道：“既已银货两清，我要做什么无需旁人过问。况且你又怎知我没有华棺美服地将他殓葬，没有替他超度往生？”

“这怎么可能……”那妇人愣愣地看着元掌柜，“可是他们说……你们新开了一家赌场，要用十三个早夭的婴儿布风水大阵，有办法让他们怨气不散，好使赌场大杀四方……”

元掌柜闻言脸色一变，声音瞬间变得狠厉：“这是谁传的谣言？”

妇人瑟瑟发抖，哪里还敢回话？元掌柜转向婢女，满脸寒意：“给我查！查出谁放的谣言！”

窗边那男子听这来龙去脉不由得有些愣神，忘了回避，直直地望过去，正好对上元掌柜愤怒的双眸。身边的胖子忙拽了他的衣衫，避讳地看向窗外，压低声音道：“别看了，这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小心殃及池鱼。”

男子这才转过头，那胖子继续道：“遥州城内大小几十家赌场，将近一半都是她在打理，一个女人，你说厉不厉害？”

男子不由错愕。这个女人看着不过二十出头，竟是这遥州城内过半赌场的主人？如果真是那样，不管这位元掌柜如何处事，他都要敬佩三分了。

他的疑问清楚地写在脸上，那胖子又瞄了瞄人群那边，见元掌柜已令人将那妇人拉开，一脸怒气地上了楼。他这才放心，声音也恢复了正常：“产业自然不是她的，是她夫家的。本来让一个女人接管生意已是不妥，何况还是这种营生。刚开始没少引得遥州地面的档头们不满，还因此争斗过，但那叶家老爷子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愣是把他们全压下去，力排众议将一生心血交给这个儿媳妇。叶家在外面不好说她是少夫人，就用她娘家姓，让人叫她元掌柜。”说到后来，那胖子脸上似乎带了些暧昧之色，笑容充满暗示，“不过这元掌柜也并非无能之辈，不然怎能哄得老爷子服服帖帖？还有她的管家，按辈分是她五叔，也是和她不清不白的。听说只要她去谈生意，就没有不成的。总之，人家有人家的办法。”

胖子的言下之意那男子听得明白，刚刚对那元掌柜生出的一丝佩服立时烟消云散，轻轻摇了摇头，想来也是，赌场生意本就是偏门，能嫁到这样人家的姑娘自然不是好相与的。

那胖子有心再说些元掌柜的新闻秘事，无奈那男子却似失了兴趣，只能了结话题。所幸这盼君楼的菜色果然不错，很快二人就转移了注意力，大快朵颐。

等那元掌柜再度从楼上下来时，二人已是杯盏过半。那男子正盯着窗外，随手招来小二，指着外头道：“麻烦你拿两个馒头给他。”

小二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对面街的一条巷口处蹲坐着一个浑身泥污的小乞丐，不过五六岁的年纪，一双眼睛不断盯着过往行人，却不敢开口乞讨，模样十分可怜。

“客官真有善心。”那小二似是看惯了这种情况，随口称赞一句，便依言而行。

过了一会儿，那小二回来，替那小乞丐转达了谢意，又端上一盘鱼来。那鱼酸香扑鼻，引人胃口大开。

那胖子惊讶道：“不是说醋椒鱼今天卖光了么？”

小二笑着看向那清隽男子，回答道：“这是元掌柜看见这位爷的善举，特地送给二位的。另外，二位的酒资也结过了，请慢用。”

那胖子讶然半天，而后看向对面的男子说：“韩兄，我可真不理解这种人的想法，她可以视一个母亲的哀求于无物，又能因一件小事而慷慨解囊！不明白，不明白！”

那男子也是有些诧异，但一来那元掌柜已经走了，二来他也不欲与这种人牵扯过多，便没再追问，任那小二离开。

再说元掌柜，出了盼君楼便乘轿而去，没多朝那小乞丐看上一眼，身旁的婢女一直跟着轿子走了半天，才朝轿中道：“少夫人既怜悯那孩子，何不带他离开？”

“带他离开？”轿中久久才传来一声轻叹，“想改变命运，还是靠自己得好。”

闻言，那婢女没再说什么。等到轿子行近一座大宅，她看见一人，附到轿边低声说：“少夫人，前面似乎是小舅爷。”

轿中立时传来很不耐烦的声音：“别理他，也别让他跟着进府。”

婢女应了一声，命轿夫不用停下，径直朝大宅而去。

“大姐……”看到轿子，元忆连忙从树荫下跑出来，却没见轿子有停下的意思，他哪里还不明白，一张放纵过度的苍白面容上猛地涌上几分血色，“元楚怡！你给我停下！”

元楚怡……元初一坐在轿中，被这个久违的名字勾起一抹自嘲的笑容，再听着元忆气急败坏的声音，冷哼一声，微沉的脸上满是鄙夷。本想让人赶走他，转念一想，又改了主意，朝轿外道：“梅香，让他去大堂等我。”

梅香应了一声，元忆也听到了元初一的话，脸上仍是愤愤的，狠狠地甩了下衣摆，一马当先地走进大宅。经过大门时，特别报复了那两个将他拦在门外的门房，踢了他们一人一脚。

叶家大宅是叶家老太爷闯天下那会儿建起的，名为合庆园，经过不断的整修扩张，已经很具规模。叶老太爷的意思是将来他的子子孙孙就一起生活在这里，没想到只传了一辈，就因为家中兄弟失合，在他死后早早分了家。现在住在合庆园中的，只有元初一的公公叶家二老爷。

元忆在偌大的厅堂中等了小半个时辰，也没等到元初一。他已将厅堂的摆设看了个遍。短短两个月没来，厅中设置的古董又换了一批，窗外的荷池也重新修缮过，荷池旁还加盖了曲廊凉亭，清幽而别致。不像元家已有两年没整理过，他今早出门时经过鱼塘，绿苔多得基本看着不着鱼了。

元忆本就等得焦躁，现在又不知被哪件事触动了心底的郁闷神经，越发地不耐烦起来。他伸手端起茶碗，发现茶早就凉了，居然也没人来给他换上一碗！他泄恨似地将茶水一饮而尽，末了狠吐出一片茶叶，大叫道：“来人！给我换茶！”

“怎么？茶不合胃口？”

元忆闻声回头，便见元初一进了大厅。

元初一换了女装，略施脂粉，发髻盘起，流苏步摇随身轻摆，顾盼间温柔辗转，很是一副贤妻良母的模样。

看清她的模样，元忆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从鼻子眼儿里哼出一口气。他撇着嘴靠进椅子里，极其不满地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虽然不是同母所生，但好歹也是姐弟。你从乡下回来的时候，我娘可是很关照你的。你那次病了，也是我这个做弟弟的不辞辛劳每天为你煎药！你倒好！几次三番地害我被爹骂，我肚量大已经不跟你计较了，这次你还让人把我挡在门外！我好歹也是叶家的舅爷，你这么做让我以后怎么在下人面前抬起头来！”

“能有什么意思？”元初一坐下，耐心地道，“反正现在你也进来了，说吧，找我什么事？”

元忆这才想起今天来的目的，扬着下巴愤愤地说：“怡儿要成亲了，爹说让你给她出份嫁妆，也不用太过张扬，就一万两吧！你准备好了就给我们送来！”

元初一从梅香手中接过香茶，眉眼不抬：“一万两就够了？”

这话让元忆一愣，看向她，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元忆的模样让元初一笑出声来。她放下茶碗，起身走到元忆跟前，和颜悦色地问：“好弟弟，怎么了？”

怎么了？见鬼了！

以往来向她要钱，没一次成功的。之前元忆畏惧叶家的势力，这次早做好打算要决战到底，如果跟元初一谈不拢就直接找叶老头子说，叶氏家大业大，想来不会在意区区一万两，尤其像叶老头子这种出身的人，最好脸面，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十之八九钱会到手。

他的算盘打得不错，没想到元初一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意外。

看着元忆的神色，元初一笑笑，回头朝梅香道：“去账房取一万两银票来。”

梅香没有多言，转身而去。

见真去取钱，元忆狐疑的神色渐渐褪去，生出几分得意：“这就对了，你毕竟是元家的女儿，家里养了你这么多年，我娘更是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回报一点也是应该的！”

“是啊……”元初一在厅中慢慢踱着，想起一些往事，心中不由感慨，回过头看着元忆，似笑非笑地道，“的确没什么不满意的，我还打算好好报答你和二娘对我的恩情。”

不知怎地，这番话让元忆脊背发凉，似乎有什么阴谋一样。而他也总觉得这个姐姐自出嫁前一年的那场大病之后，就变得和之前完全不同了。

正想着，梅香已经回来，手中的托盘上放着一沓银票。元忆哪还顾得再怀疑什么，马上冲过去将银票塞入怀中，头也不回地道：“没什么事我回去了。”

他的窘态元初一看在眼中只觉好笑，不等他走到门口，开口道：“等一下。”

“我就不留下吃饭了。”虽然很没出息，但元忆也不得不承认，在这几年与元初一交手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对她有些惧意，此时更是怕夜长梦多，恨不能长了翅膀带着银票飞出叶府才好。

“不吃饭也要把借据签了再走。”

元初一的声音万分温柔，却成功地留下元忆。他回过头，脸上还有些茫然：“什么借据？”

“想来弟弟也明白姐姐现在的身份，”元初一坐回主位，漫不经心地端起茶碗，“在叶家，我只是个掌柜，你从我这里拿钱，自然就是从叶家拿钱，按规矩，你借一万两只能拿走九千，多出的一千两算是我这个做姐姐的给妹妹的体己。”

元忆一时间有点懵，半天才反应过来：“你！”

元初一没理会他，不愠不火地喝了口茶，说：“至于还债方式，九出十三归，月月滚利，一个月后你只要还我一万三千两，半年之后么……只要七万两。

什么七万两？还“只要”？元忆瞪着元初一，恨不能瞪死她，怀里的银票此时像点了火似的烫人，拿？或不拿？是个难题。

“拿点钱你推三阻四的！也不想想是谁生你养你！良心都让狗吃了！”元忆咬咬牙，将怀里的银票掏出狠摔在地。虽然不甘，但他不认为自己能在叶家的地盘上硬来，“这银子你留着买棺材吧！”说罢，他怒冲冲地转身就走，打算去实施自己的原计划。

“站住！”

元初一厉喝一声，待元忆再回过头，便见她寒着脸，纤眉微挑：“你当这是什么地方！说来来说走就走，说拿银子就拿银子，折腾这么久，现在说不借钱？你当我吃饱了撑的有时间陪你玩？”

元忆被元初一喝得瑟缩一下，随即又挺起胸膛，梗着脖子问：“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样？”元初一脸阴沉地将茶碗轻轻放回桌上，朝梅香道，“叫卫三卫四看着他签借据，再把他送回家去！”

卫三卫四是元初一的亲信，也是她的随身保镖，对她的吩咐从不发问，从不违逆。此时在大厅外听到元初一这么说，哪还用梅香来叫，一个去准备借据，另一个守住门口，封住元忆的退路。

“你……我不……”元忆看着门口那个壮得不像人的家伙，再看元初一转身离去，一张白脸涨得通红，不知是气的还是吓的，话也说不利索，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他好像……“被高利贷”了。

送走了元忆，元初一径自回房睡了个午觉，醒来又用了些可让身材丰满些的汤水以滋养身体。

自几年前的那场大病后，元初一就很注重保养，虽说她的丈夫根本不在意，但女人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自己看着也舒心。

喝完汤，元初一问道：“竹香回来了么？”

梅香摇头道：“没有，但传了话回来，少爷要与人去郊外，今晚未必回府。”

元初一听后只是淡淡“嗯”了一声，便没了下文。梅香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道：“少夫人让竹香跟着少爷，又不理会少爷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一个人。”元初一说着脸色有些沉重，这个人，可以说是改变她命运的关键人物。

见元初一变了脸色，梅香识趣地不再追问，待到傍晚时分，陪着元初一前往大堂用饭。

平日里元初一并不会像今天这么清闲，但这段时间叶老爷子外出访友，生意上所有事情都是她在打理，未免有些疲惫。知道老爷子今天回来，元初一就给自己放假半天，养养精神，以待老爷子晚点的询问。

到了大堂，她的婆婆唐氏已等在那里，同在的还有叶老爷的妾室罗姨娘，以及大嫂苏晴。

苏晴的样貌不十分出众，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虽然落魄了，还是很得叶老爷看重。不过，说重生也好，说还魂也罢，自四年前那场大病之后，元初一对身边的人与事莫不一清二楚，可这苏晴……叶真的大哥叶彦当年的确与姓苏的一户人家订了亲事，但在成亲之前，听说苏家女儿就与人私奔了，这事当时在遥州被传为笑谈，后来元初一嫁到叶家，也从没听人提过此事。

现在看来，苏晴就是那个与人私奔的新娘，不知为何，她又顺利地嫁进了叶府。

“婆婆，大嫂。”元初一欠身见礼，依例得了两个淡淡的回应，算是打过招呼。

这样的氛围大家都习惯了，没人觉得尴尬。元初一不再说话，坐在位置上闭目养神。唐氏也是微合双目，手中一串水晶佛珠慢慢捻动，好像任何事情都与她没有关系。

元初一不是没想过主动与她们亲近一点，可面对唐氏时，她想到的总是素裹的灵堂，鲜红的血渍。以致她每次见到唐氏，总是不自觉地激励自己。可以说她这三年来如有神助地奋发图强，唐氏功不可没。

没过一会儿，有下人赶来报信，说是老爷子回来了。众人站起来，还不待迎出，便听到叶老爷爽朗的声音。

叶老爷年过六十，虽然发丝斑白，却仍是声如洪钟精神矍铄，面上时时挂着豪爽的笑容，就像一个善意的长者让人全然信任，只是一双精光尽敛的虎目，偶尔顾盼间还会流露些许年轻时的狂傲不羁。

“嗯？二弟呢？还没回来？”开口询问的是叶家大公子叶彦。他二十五六岁的模

样，长眉细目，挺鼻薄唇，若忽略眼中时常闪现的贪婪之色，也不失为一位翩翩公子。他这次随着叶老爷出门访友，一走就是大半个月。

元初一本不欲理他，但没人开口，叶老爷也以目光相询，便无视叶彦狭长眼中透出的惯有敌意开口道：“我这几日太忙，忘了与他说公公今天回来。”

叶老爷抚着胡须哈哈一笑，率先朝饭桌走去：“我还不了解他？就算他知道，也未必肯在家等我回来。”

元初一勾起个浅笑。知子莫若父，叶真可不就是知道他今天回来，才特地约了人去郊外的么！

看着二人的笑容，叶彦抖了抖唇角，小心地搀住老夫人，说：“娘，多日不见，您精神如何？晴儿伺候得可好？”

唐氏淡淡地“嗯”了一声，神色不见有什么变化。叶彦却是一脸欣慰，又朝苏晴道：“我交给你的方子给娘熬了么？”

苏晴怯怯地点了点头，回答道：“婆婆喝完那药，嗓子爽利不少。”

“那就好。”叶彦扶着唐氏坐到老爷子身边，自己在下首坐了，寻顾一圈，奇道：“五叔呢？”

元初一也不看他，转向老爷子，说道：“公公前些日子不是说想考虑一下正行生意么？我就让五叔到处看看，琢磨一下有什么好出路。”

叶老爷一愣，跟着大为感慨，叹道：“难为你，我只是提了一嘴，你就记在心上！不过，做我们这行的，除非到别处重新开始，不然想转正行谈何容易！”

“事在人为。”

元初一对这事没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但也不冷淡，好像真的只是试一试。叶彦却哼了一声，笑容中没多少诚意地道：“的确事在人为。你不派往别的地方，偏偏派五叔去河间。那里的胭脂水粉最为出名。弟妹，你别告诉我，你想让遥州赌王转行去做那娘儿们叽叽的玩意！”

听他这么一说，叶老爷也皱起眉头，叶彦脸上笑意大了些：“不过也难怪，弟妹娘家就是经营脂粉生意的，如果一旦事成，将来少不得有相用之处，到时元家脂粉有叶家财力支持，必然不会是现在这个规模了！”

元初一神色不变，缓缓地做了个深呼吸。

她娘家经营脂粉，她对这门生意多少熟悉一点，才会挑这个行当先行考查。但她让五叔去河间的事十分秘密，对外只说四处寻查，就是怕叶彦知道后在老爷子面前煽风点火。

果然，听完叶彦的话，叶老爷沉吟半晌，道：“这件事……还是先放放。咱们在遥州做了这么多年的赌场生意，想转正行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办到的！”

元初一无视叶彦面上的得意之色，淡淡应了声，跟着纤眉轻舒，状似调笑地

道：“先放放也好，不然恐怕我两面不能兼顾，赌场这边少不得要分神。”

她慢慢地说，一直盯着叶彦。果见他脸色微变，心情不由大好。

叶彦想主持赌场生意不是一天两天了，不过老爷子总是想磨砺他，从不让他主事，之后又有元初一入场，叶彦更是沦落到只能处理一些琐事的份上。

“虽说赌场生意不是什么正行，但我们不能赶尽杀绝！”叶彦再次开口，眼角泛着精光，已没有了之前佯装的气度，“弟妹你想新开赌场赚钱，也不用摆十三煞阵，我陪爹在外那么远都听说了。咱们叶家名声本就不好，现在更是比水沟还臭！以前只是那些文人学究骂我们，现在连赌徒都骂我们叶家做事太绝！到时哪还会有人上门！”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叶老爷眉头微皱，却不急着问，持起筷子夹了片笋放入口中，细细咀嚼，半晌满意地点点头，“今天的笋很嫩，一定是夫人特别吩咐的吧？”

唐氏笑道：“多少年了，你就爱吃这红油焖笋，不过咱们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不比以前，少吃些不伤脾胃才好。”看老爷子点头，唐氏又道，“吃东西如此，做人也是如此。我叶家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的，如今我们也老了，做事不能像年轻时那么狠厉，多积些阴德，会有好报的。”

听完唐氏的话，叶老爷没有表态。叶彦则是暗中欣喜，嘴角微弯，刚要张口说话，元初一抢在他前面道：“公公，这件事我会想办法处理的。”

叶彦不屑地轻哼：“怎么处理？把那十三煞阵挖出来？”

“这是大哥的办法？”元初一对叶彦的咄咄紧逼有些动气，终是欠了些修行，声音不觉提高了些。

叶彦皮笑肉不笑地，一副看好戏的模样：“弟妹如果这么做也未尝不可。”

元初一抿紧了双唇，才能保证自己不破口大骂。她突然怀念起上辈子那个连正眼都没看过她的叶彦，别说针对，话都没有一句，多安静，多可爱！可现在……如果饭桌上有刀，相信它已经劈到叶彦那颗贱人头上了！

“胡说！”叶老爷终于开口，“这是什么主意！况且就算破了阵，又有几人能相信？”

“爹说得是。”

看叶彦一副受教的谦虚表情，元初一放在桌下的手紧紧地攥住，在脑中模演了一遍痛扁贱男的戏码后，才长吁口气，再次恢复缓和淡定的语气。

“公公，这件事的确是我急进了。不过东南西北四大赌场中，属青龙赌场规模最大，安排它在最后开业也是想吊足那些赌徒的心，将它一举打造成四大赌场之首，这样的地方不摆煞阵怎么镇得住场？况且那些赌徒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们为了赌可以抛家弃业卖儿卖女，又怎会在意一个小小的煞阵？说到底就是有人见不得我叶家好，想利用此事针对叶家。至于是谁将这件事传出去……”元初一有意无意地看了叶彦一眼，撇了撇唇角，“我元初一做事，从不会心慈手软！”

叶彦的眼角狠狠抽搐一下，想要乘胜追击，又没什么把握，干脆退了一步，说：“现在也没人说摆煞阵不行，只是得给人活路，只进不出的买卖做不长久。”

元初一险些失笑：这叶彦的耐性真差，稍一辩驳，便摇摆不定起来。

“大哥，”元初一可没他那习惯，“你还记不记得你为什么会公公收养？”

这件事是叶彦心中的痛处。他一直觉得老爷子不对他委以重任，是因为他是养子之故，他更觉得元初一此时提到这事，是纯心看他笑话。